

天涯沦落人

阮朗 著



装帧、插图：古 干

天 涯 沦 落 人

阮 朗 著

出 版：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发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 京 印 刷 一 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3.625 印张 437,000 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55,000

书 号： 10071·414

定 价： 1.10 元

目 录

愤懑和忧郁·····	1
心上的“结”·····	11
两代人·····	18
表哥的声音·····	29
美丽的皂泡·····	40
梁毅的遭遇·····	52
砒霜和蜜糖·····	64
“回浪”的冲击·····	76
一阵白，一阵红·····	87
伤痛、羞惭·····	98
刑场上·····	108
没有生命的洋娃娃·····	120
“贞节牌坊”·····	130
为什么这样绝情·····	141
“上帝惩罚他们！”·····	151
化成沙，化成泥·····	162
脸上涂锅灰的人·····	173
一寸相思一寸灰·····	184
可怕的发现·····	196
亲热到使我心酸·····	208
哭自己·····	220

我的“自由”太多了！	232
他是个“性格演员”	242
开口就骂人	253
人在发怔 心在啜泣	265
这一对姊妹花	275
灰色的日子	287
有这么一条绳索	297
不再是肤色问题	309
风景和风水	320
心，碎了！	332
铁丝笼和金丝笼	344
烈火与长剑	357
为伊甸园而歌	371
在海的那边	385
把拜伦诗集烧了	401

愤懑和忧郁

别告诉他们，即使是我的母亲，说我们两个半夜三更到赤柱海滩来了，涓葆。

你也别那么紧张，涓葆，我的好秘书。我不是找什么“刺激”来的，这些年来，唉！“刺激”几乎变成了我的影子，根本用不着找它，它和我同在！我的上帝！

也不是为了自杀，你想，天下有这么一个傻瓜，远迢迢让她的女秘书驾车送到海滩自杀？那准死不了！难道为了“宣传”？我艾蒂还需要用这可怜的手法宣传吗？哈！

对呵，涓葆，把帆布椅拿出来吧，谢谢你，我的好朋友。你也坐下来，对，干脆把什么都脱了，面对面我们两个女的，怕什么？——唔，你闻闻，这海水味有多香？它有那么一点儿腥，不错嘛！它使我精神大振！我原来的意思是找个地方歇歇，静静地歇歇。犹似一头受了重创的野兽，它该撒腿奔回森林，舐着它的伤口，找机会喘息……。

风没有声息，海停止了呼吸，浪涛难道都入了梦？连月

亮都不肯露面，只有几颗星星在偶或瞅我们一眼。远处峰峦重叠，却象摄影棚里画出来的，模模糊糊，又笨又傻，静极啦！今夜这个环境太理想，只是静得出奇，而我的字典上是没有“静”字的，老实说我感到有点恐怖，虽然我是个已经敢于面对死亡，连死都不怕的人了。

唏！不怕死的人怕静！——如果让老丁听到了，这位“天才编剧家”一定又会“拍”一声把手掌落在大腿上，然后看京戏喝采似的来一声“好哇！”

渭藻，瞧这沙有多细，简直象面粉！细沙从指缝间漏光了抓得回来，时间从我指缝间漏走，可再也回不来了呵！

我不是感伤，我的“莎士比亚专家”，我的好秘书，我只是愤懑！我愤懑什么呢？在穷人眼里，我是个年轻罕有的富婆；在影迷心目中，我是颗熠熠生光的“巨星”；在王老五梦乡里，我是他们的理想对象；在上帝面前，我是个捐献最多的好信徒；在制片家算盘上，我是他们拨得最响的一粒珠；在导演号筒前，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疾言厉色的演员；在男女同事间，我是使他们感到骄傲的合作者；在史密斯胳膊上，我是他美丽的妻子；在银色记者笔下，我是个连出趟街都有文章可做的新闻人物；在亲戚朋友印象之中，我又是一个著名的“孝女”；在这世界上，我相信该是最幸福的一个……

但我居然还有愤懑！

渭藻，你曾在我书房里看见好几本有关拜伦的诗集，你曾经不只一次问过我：问我忙成这样子，很少时间看书，连报上的新闻都是你利用我吃东西，坐车坐船，片场化装间里告诉我的，我真没有时间看书，更谈不上自修，为什么喜欢拜伦？这个月的“银海画报”封面上，我捧了厚厚的两本西书；

是什么？说出来人家会笑，又可能不相信，原来是两本“假书”，仅有外形，没有内容的假书，去年在纽约买的，很好玩，那边是用来布置书房的，听说生意好得很呢！只化几十块钱，便可以把“莎士比亚全集”什么的盖满一堵墙……

唉，话扯远了，涓蓁。我实在没功夫看书了，但是那几本拜伦抒情诗，对我却有一段意义深长的经历，也可以说是我初恋的纪念，每一页，每一行编织着我金色的幻想，——当然这幻想已经梦似的破灭了。

涓蓁，请你记住：有一天我忽然离开这个人间，请你无论如何把这几本诗放在我的棺材里……你别紧张，涓蓁，今夜我不是为自杀来的，我只想找到机会喘口气，舐舐伤口，考虑有没有必要留恋这个世界。我的一切你最清楚，涓蓁，记下来，把我今夜对你说的记下来。你是最清楚的：今天的我，最痛苦的不是死亡，因为有的是比死亡更要痛苦的遭遇……

别流泪，涓蓁。在我，眼泪已经流得太多，但都是假的，都是“道具眼泪”，因此也时常怀疑人家的眼泪。可是我知道你的眼泪是真的，我们相处五、六年，已经有了姊妹般的情谊，涓蓁，你抹干眼泪，听我说……

我该从什么地方说起呢？

对，就从为什么到香港来说起罢。

那一年我在上海读初中，快毕业了，十五岁。记得那是一九四九年的五月间，上海的夏天比香港迟到一些，石榴还没开花，暑假还没到来。为什么提到暑假？因为那年我和表哥已经约好，假期中一起到南京游玩，找爸爸见见面的。

我爸爸在南京做官，我和妈妈住在上海，他不愿意带我

们同住。打从那几年他去重庆，就没带我们去。原来他在南京有了女人，在重庆有了女人，总之他在外面弄了这许多小家庭，就不喜欢我的母亲。母亲每个月从他那边拿一些生活费，和我相依为命。……

我该怎么说呢？我当然憎恨父亲，但这些已经多余，因为父亲已经去世，已在十五年前死了，连尸体都没找到……

那年我和表哥没去南京，因为等不到假期，已经发生了天摇地动的大事：我父亲他们必须逃亡，他们有的飞美国，有的到香港，有的去台湾。父亲既不愿带我们一块儿走，也不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走，托人送来三条“黄鱼”，那是每根十两重的金子，再捎了个口信：“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他和另外一个或者几个“太太”，就这样走了，抛弃了他的发妻和女儿。

母亲并没有哭泣，因为她已习惯了“弃妇”的生活。但她有很大的顾虑，主要还是父亲，由于他是个不大不小官员的缘故，她怕人家报复，而报复的矛头却指向我们可怜的母女，因此很想到香港找寻父亲。此外又有不同的传说，特别是官方的宣传说，万一上海“易手”，那末攻进这个十里洋场的那些兵士们，在今后的日子里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会比历史上任何一次中华民族所受的浩劫更惨！这些说法使母亲更加非走不可。而在那年，我妈也不过三十三岁。

亲戚朋友对母亲这个决定反应不一，但大多数是不赞成的，特别是我的表哥刘恺，一个电厂技工的儿子。各式各样的反对意见不外是这么一些：“人家到外面找丈夫，你带着女儿找谁去？”再说这种日子也已苦到极点，政府发行的纸币不值钱，美钞、金条、银元最吃香，买一罐火水的钞票，重

量几乎与火水相等，而且发薪水那天人人紧张，拿到钞票便象接力赛跑一样，迟去一步，柴米油盐价钱几乎每小时都在涨，都不一样。

我们母女俩没有“薪水”可领，却有学费支出；依靠这三根“黄鱼”总不能过一辈子，而且用完了又怎么办？碍着父亲的面子和母亲的能力，她纵然愿意帮人家做女佣，也没有勇气开口。

因此，妈越来越感到非走不可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湄葆，反正那一阵是够呛的。我先说我自己，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我想我是懂得一些东西的，当然懂得太少，因此对于面前所发生的事情，就使我手足无措，毫无主意。飞机不断起起落落，兵舰不断来来往往，军队不断出出入入，整个上海在紧张、恐慌之中。听到枪炮声固然寝食俱废，“末日”来临似的；听不到枪炮声也是使人窒息，总感到有极大的不幸在后面。更糟糕的是战争状态维持越久，我们的生活越艰难，我和母亲当然没有气力去抢柴抢米，可是人总得活下去，当市上出现“米珠薪桂”，遍地饿殍时，我们母女俩相对痛哭，几乎要拥抱着一起跳进黄浦江了。

这是我家的情形，并不是整个上海的情形。整个上海在沸腾，工人、农人、商人、学生和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不满意这种暗无天日的局面，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在马队、大刀、机枪、皮鞭、水喉等等攻击之下前赴后继，此伏彼起！我和母亲在心底里同情他们，赞扬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正是我们母女俩所不敢做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分担着被反对、被推翻者的一份惶恐与悲哀，以及对往昔“繁华日

子”那副骸骨的留恋，这一点你当然明白，因为我们母女俩究竟在依赖父亲为生，而父亲和他所依赖的那个靠山，已经崩溃垮台。

而他们在崩溃前那份贪婪与残酷，当然不可能落在我们母女身上，可是我们又是如此微妙地分担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既是即将到来的胜利者，又是无可挽回的败退者，于是我和母亲变得非常忧郁。

刚才我提过刘恺，他比我大五岁，在上海白天做电器工人，晚上读夜学，当天摇地动那一段日子，他反而很少到我家来了。后来才知道，他也参加了学生运动。他安慰我说，他们正满怀信心地“迎接明天的到来”，我和母亲感到害怕，象表哥这样踏实的年轻人，居然会寄希望于“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那些即将入城者，我母亲说他是“有鬼附身”，说他是“吃了迷魂汤”，并且和他商量，我们两家不如一起到香港。……

表哥花了很多时间劝慰我们，对“明天”充满了信心，他分明很疲倦了，白天黑夜一定做了不少事情，但他还忍住呵欠，振作精神劝慰我们。他有条有理地为我们分析这个局势，指出“明天”将是一个光芒万丈，气势磅礴，地动山摇、史无前例的场面，他越说越兴奋，我们却越听越泄气。明知道如果刘恺所说是真的话，那太好了，可是我们都没有他那副“眼镜”，看不透大门外发生的事情，更谈不上瞻望“明天”的大局了。我们有如长期生活在阴森乌黑的地窖里，一旦看见刺目的阳光，就会头痛欲裂，眼痛欲盲……

于是我向他表达了幽怨，希望他能说服姑爹姑妈，让我们两家一齐远走香港。当然内中牵涉到我和他的未来，我当时

还小，他也不大，我们还谈不上什么恋爱，可是彼此似乎交流着“心的语言”，我们都明白：万一要我们无端端分离，这痛苦难以言喻。

记得表哥严肃地凝视着我，终于又酸楚地问我：“你不能勇敢一点么？”又说：“为了我们自己的幸福，为了全民族的幸福，你不能硬朗一点么？”

我流着眼泪说：“我可以这样做，但我怕，我怕围城的那些军队攻进市区之后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报纸和电台都说过，要是让他们到上海来，上海会变成地狱，变成永世不得超生的地狱，会造成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浩劫！到那时候……”

表哥显然生气了，但也不是对我。他说：“这些鬼话你都相信？那我每一次对你们说的，都变成白费气力了！不错，报纸和电台是在这样说，可是你何必相信它？那是可耻的谎言！连这些传播者的职工和他们的眷属都不相信，都在骂自己的老板在放屁！你……”

我矛盾极了，我只有哭泣，从来没有这样大胆地、倒在他怀里哭泣。他慌忙安慰我，带翻了瓶花，抚摸我的头发，我感觉到他的手在发抖。之后他要我坐好，扶起瓶花，发现了一本“拜伦抒情诗”，他喜悦地问我：“原来你在自修！”我脸都红了，说：“我不懂得。”我的心酸痛起来，垂着头说：

尘世的欢乐是那么的短暂，
时光无情，转瞬就烟消云散。……

表哥的笑容消失，放下书本，捧起了我的脸，摇头道：

“你还是个小孩子；就受到拜伦这么忧郁的影响，很不好哩！”

我推开了他的手，愤愤地道：“我不小了，我已经十五岁，下学期要进高中了，还说小！”

表哥大笑起来，笑了一阵，又叹气、又摇头，忽地正色问我道：“那你还喜欢拜伦的什么诗？”

我的日子飘落在片片黄叶里，
爱情的鲜花和果实都已消失！
只剩下溃伤、悔恨和悲哀，
还给我牢牢保持。

那郁积在我心底的火焰，
象一座火山岛似的无限孤寂，
并没有一个火把前来点燃——
呵！一个火葬礼！

表哥先是狂笑，接着没有一点儿声息，他默默地坐了下来，为我揩抹两颊眼泪，叹道：“瞧！就是这种风气，让我的表妹早熟，并且过早感染了拜伦的忧郁！表妹啊，古今中外，优秀的诗人这么多，你偏偏喜欢拜伦的忧郁！”他的胳膊有力地指向窗外：“你听，远处进攻上海的大炮在响，街上走投无路的人们在喊！钢铁的武器与人的血肉之躯，都因为受不了长期的忧郁与屈辱，在愤怒地发出吼声，要摧毁一切黑暗，让人们获得光明！——甚至是为全人类带来光明！可是你，”他以拳击掌，气愤莫名：“你却躲在屋子里唏嘘叹息，痛苦呻吟，我问你这算什么？有没有必要？可笑不可笑？新

时代的一个十五岁少女竟然变成几百年前的老太婆，啊呀！我的表妹，你分明这么聪明，为什么一定要变得如此愚蠢！”

给他这样一恼，我惊讶起来，害怕起来。我想：表哥的话对，我是错了，那我……

表哥好象知道我在想些什么，要我冷静，劝我振作。那当儿隔壁厅里来了几个亲戚，一方面抱怨这个、一方面抱怨那个，并且计划怎样出走，李家婶婶要去美国，为的是她丈夫在那边做事；袁家伯母要去台湾，为的是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在那边做官。我听了害怕表哥和她们冲突，弄不好传了开去，表哥便会给抓去枪毙，在那时候年轻人的失踪简直象一阵瘟疫，而一个人的生命，不论是谁，也好象不值一文钱似的。

表哥并不能天天来，来了也不可能坐得很久。我祈祷他平安，每天不由自主注意起“局势”来，看看报上发表枪毙人的消息中有没有他，门口押解刑场的汽车上有没有他，……

有一天，上海在经过极度混乱之后忽地静了下来，没有枪声炮声，没有呼号呐喊，没有使大地颤栗的战车声和十字车声，没有官兵的吆喝和妇孺的哭喊，弄堂里也静悄悄的，每天所熟悉的愁眉苦脸不见了，抢购的行列不见了，令人远而避之那些缠着臂章、每天挨家挨户要人们“与大上海同存亡”的强迫捐款的彪形大汉也不见了……

我们都知道情况有变，但不知道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妈在小小的院子里埋藏了金条饰物，焚烧了父亲当年用印有又大又红、扁体仿宋所写官衔的信封信纸，忙了一身大汗。末了用一把锅灰涂黑了自己的脸又来涂我的脸，说这个古老的紧急措施，曾使外祖母家十几个女眷，在太平天国末期免于

清兵的蹂躏。我已经没有反对的余地，一切由她摆布。但直到当天傍晚，除了斜对面黄家沙火车站附近偶或响过一声冷枪，并无任何使人心胆俱裂的场面。我们开始偷偷摸摸吃当天第一顿热粥，并且加快速度，唯恐给人家发现我们“有吃的”，于是烫麻了我的舌头，大汗湿透了衣衫。

我不为舌麻而着急，却为表哥来时无法畅所欲言而担忧。

天色昏暗，平时正是所谓“华灯初上”的时候，上海糜烂的夜生活在这当儿宣告开始，可是那天一如昨日，街上不见风驰电掣的“流线型汽车”，更消失了肩摩踵接的“人流”。有一片落叶在小小的风涡中打转，我凝视着它们，感到我和它们的命运差不多，自己毫无主意，任由风儿吹得团团转，最后掉落沟渠而消失在人间……

妈劝我，我劝妈。提到了表哥，妈一听“表哥”就生气道：“你表哥不知天高地厚，反对我们到香港去，让我们拖到现在还没有走。”我说：“表哥是一番好意，他说得有道理，我们母女两个，如果到外面找不到爸爸，岂不是举目无亲，太危险了吗？”妈说：“那你别走，我一个人走好了！明天我非去办手续不可……”我见她生气，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心上的“结”

妈躺在床上动也不动，凄然地对我说：“孩子，还是走吧！”

我说道：“为什么？”

“唉！总之是一言难尽，你还小，你不懂。”

“你说嘛！妈，我懂事啦，我是个高中学生啦！”

“还谈什么高中初中的，孩子！”妈坐了起来，点了枝烟，叹道：“我们还是到香港去——别打岔，听我说，这个世界，眼看快要变成另外一个世界了，‘朝中无人莫做官’，谁认识他们呢？即使我同你不会做官，可是再也没人关照我们母女俩了。保甲长派这个捐，那个捐的时候，好歹因为你爸爸的关系，我们讨了不少便宜，楼上朱家阿嫂前天还当掉了最后一只金戒子去缴款，保甲长还向她算利息，真是从来没听说过的，利息一算，她连半斤米也没带回来，家里吵得翻了天。”妈又叹了口气道：“唉，这都是‘朝中无人’的关系，现在他们快来了，要轮到我們吃苦了，不到香港找你爸爸，难道呆

在这里等死？”

“妈！”

“别吵，听我说完，刚才说的还不太紧要，这个就没办法了：我们两个在上海做什么？我活了三十三岁，你知道，从来没做过什么工作。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娘是过惯了的，要我苦一点在家里过日子，少打几圈卫生麻雀，少做几套衣裳，少听几出戏，也可以马马虎虎；可是要我抛头露面去做事，娘无论如何不干，杀我的头也不干！孩子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天经地义的，千里为官只为财，从你爸爸说起，又有那一个不为财，不为色，不为吃喝玩乐的呢？人家的兵无论怎么样，我给他一百个不相信，总而言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女儿啊，跟妈走罢！——别打岔，你再听我说，你表哥的爸爸不象你的爸爸，他是电灯厂的，你爸爸可是做官的，人家一进上海，一家一家问起来，问到我们头上，那还有命吗？纵使活了下来，可又是怎么个活法呢？难道象日本兵在上海时候一样，把我们女人送进‘慰安所’吗？”

“不不，妈，不会的，表哥他——”

“又是表哥！以后再也别提他了，我不希望你嫁给他，嫁给这种人有什么好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可是一天到晚忙这些乱七八糟，不是在造反吗？再说政府有美国帮忙，美国有原子弹，我看这个局面要不了多久，少则一年半载，多则三年两年，你爸爸一定要回来的……给我一杯茶。”

“唉！女儿，我说了那么多，最最重要的是这个，他们会找我们算账。他跑了，这个没良心的，可是我和你两个在这里，我们逃不掉啊，没钱没势没本事。你说，除了到香

港，还有什么路走？……”

极度的疲惫在侵袭着我们，我们终于伏在床上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表哥骑着脚踏车赶来了，几乎连人带车撞到我身上来。真的，我从没有见过他这样失态。原来他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只是找个机会打个瞌睡，因此眼睛也红了，注意力也分散了。我牵着他的手进屋，有一肚子话要向他说明，可是开不了口。妈劈头便问：

“好啦，你们不想走，连累我们也走不成啦！今后我和小艾只好饿死，你说怎么办哪！”

表哥笑道：“姨妈，你可有趣，今天的上海人个个开心，独有你还在吵走啊走的。我说姨妈，是有一些人走掉了，可是你要明白，他们不全是象姨爹那样走的，不少人是为了混乱的市面。再过一些日子，局面定了之后就好了，连走掉的人都会慢慢地回来了。”

我妈叹道：“刘恺，你真是风风凉凉，尽说风凉话，你该为我们想想：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姨妈你别担心。”表哥说了一大堆有关渡过这一阵，上海即将出现的新面貌、新风气，眉飞色舞，兴奋欢畅。

妈几次三番想打断他的话，但都没成功，好久好久，见他喝茶，便插嘴道：“刘恺，你有本事，可是我们不同，我们两个女流之辈，老的老，小的小，会饿死的。”

表哥搁下茶杯，笑道：“姨妈越说越有趣了。一个三十刚出头的人便‘老’？一个高中学生还‘小’？别担心啦，明天到我家去，我爸爸妈妈会劝姨妈。姨妈不相信我的话，爸爸妈妈的话你该相信罢？”大概他发现我几次三番欲言又止，在一旁急得没办法，便笑着对妈说：“到天台去看看，姨妈，